

红纱灯（琦君）

小时候，我每年过新年都有一盏红灯笼，那是外公亲手给我糊的。一盏圆圆直直的大红鼓子灯，两头边沿镶上两道闪闪发光的金纸。提着它，我就浑身暖和起来，另一只手捏在外公暖烘烘的手掌心里，由他牵着我，去看庙戏或赶热闹的提灯会。



八岁那年，他特别高兴地做了两盏漂亮精致的红纱灯：一盏给我，一盏给比我大六岁的五叔。这两盏灯，一直照亮着我们。现在，灯光好像还亮在我眼前，亮在我心中。

每年腊月送灶神的前一天，外公一定会准时来的。从那一天起，我的家庭教师也开始给我放寒假了。寒假一直放到正月初七迎神提灯会以后，足足半个月，我又蹦跳又唱歌又吃。妈妈说我胖得像一只长足了了的蛤蟆，鼓着肚子，浑身的肉都紧绷绷的。几十里的山路，外公要从大清早走起，走到下午才到。我吃了午饭，就搬张小竹椅子坐在后门口等，下雨天就撑把大伞。外公是从山脚边那条弯弯曲曲的田埂路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来的。一看见他，我就跑上前去，抱住他的青布大围裙喊：“外公，你来啦，给我带的什么？”

“红枣糖糕，再加一只金元宝，外公自己做的。”

外公总说什么都是他自己做的，其实红枣糖糕是舅妈做的，外公拿它来捏成各式各样的玩意儿，麻雀、兔子、猪头、金元宝。每年加一样新花样。

“今年给我糊什么灯？”

“莲花灯、关刀灯、兔子灯、轮船灯，你要哪一样？”

外公说了那么多花样，实际上他总给我糊一盏圆筒筒似的鼓子灯。外公说他年轻时样样都会，现在老了，手不大灵活，还是糊鼓子灯方便些。我也只要鼓子灯，不小心烧掉了马上再糊上一层红纸，不要我等得发急。

外公的雪白胡须好长好长，有一次给我糊灯的时候，胡须尖掉进糰糊碗里，我说：“外公，小心晚上睡觉的时候，老鼠来咬你的胡须啊！”

“把我下巴啃掉了都不要紧，天一亮就会长出一个新的来。”

“你又不是土地爷爷。”我咯咯地笑起来。

“小春，你知道土地爷爷是什么人变的吗？”

“不知道。”

“是地方上顶好的人变的。”

“什么样的人才是顶好的人呢？”

外公眯起眼睛，用满是糰糊的手摸着长胡子说：“小时候不偷懒，不贪吃，不撒谎，用功读书，勤快做事。长大了人家有困难就不顾一切地去帮助他。”

“你想当土地爷爷吗，外公？”

“想是想不到的，不过不管怎么样，一个人总应当时时刻刻存心做好人。”

好人与坏人，对八岁的我来说，是极力想把他们分个清楚的。不过我还没见过什么坏人，只有五叔，有时趁我妈妈不在厨房的时候，偷偷在碗橱里倒一大碗

酒喝，拿个鸭肫干啃啃，或是悄悄地去爸爸书房里偷几根加力克香烟，躲在谷仓后边去抽。我问过外公，外公说：“他不是坏人，只是习惯学坏了，让我来慢慢儿劝他，他会学好的。”

外公对五叔总是笑眯眯的，不像爸爸老沉着一张脸，连正眼都不看他一下。所以外公来了，五叔也非常高兴。有时帮他劈灯笼用的竹子。那一天，我们三个人在后院暖洋洋的太阳里，外公拿剪子剪灯上用的纸花，五叔用细麻绳扎篾签子，我把甜甜的花生炒米糖轮流地塞在外公和五叔的嘴里。外公嚼起来喀啦喀啦地响，五叔说：

“外公，您老人家的牙真好。”

“吃番薯的人，样样都好。”外公得意地说。

“看您要活一百岁呢。”五叔说。

“管他活多大呢。我从来不记自己的年纪的。”

“我知道，妈妈说外公今年六十八岁。”

“算算看，外公比你大几岁？”五叔问我。

“大六岁。”我很快地说。

“糊涂虫，怎么只大六岁呢？”五叔大笑。

“大十岁。”我又说。其实我是故意逗外公乐的，我怎么算不出来，外公比我整整大六十岁。

“大八岁也好，十岁也好，反正外公跟你提灯的时候就是一样的年纪。”外公俯身拾起一粒木炭，在洋灰地上画了一只长长的大象鼻子，问我：“这是‘阿伯伯’六字吗？”

“不是‘阿伯伯’，是‘阿拉伯’六字，你画得一点也不像。”我抢过木炭，在右边再加个八字，说：“这是外公的年纪。”

五叔把木炭拿去，再在左边加了一竖说：“您老就活这么大，一百六十八岁，好吗？”

“那不成老人精了？”外公哈哈大笑起来，放下剪刀，又笃笃地吸起旱烟管来了。五叔连忙从身边摸出一包洋火，给他点上。外公笑嘻嘻地问：“老五，你怎么身边总带着洋火呢？”

“给小春点灯笼用的。”五叔很流利地说。

“才不是呢！你在妈妈经堂偷来，给自己抽香烟用的。不信你口袋里一定还有香烟。”我不由分说，伸手在他口袋里一摸，果真掏出两根弯弯扁扁的加力克香烟，还有两个烟蒂，五叔的脸马上飞红了。

“这是大哥不要了的。”五叔结结巴巴地说。

外公半晌没说话，喷了几口烟，他忽然说：“小春，把香烟剥开来塞在旱烟斗里，给外公抽。”又回头对五叔说：“你手很巧，我教你扎个关刀灯给小春，后天是初七，我们一起提灯去。”

“我不去，我妈骂我没出息，书不念，只会赶热闹，村里的人也都瞧不起我。”

“那么，你究竟念了书没有？”

“念不进去，倒是喜欢写毛笔字。”

“那好，你就替我拿毛笔抄本书。”

“抄什么书？”

“《三国演义》。”

“那么长的书，您要抄？”

“该，字太小，我老花眼看不清楚。你肯帮我抄吗？抄一张字一毛钱，你不想多挣几块钱吗？”

“好，我替您抄。”

五叔与外公这笔生意就这样成交了。外公摸出一块亮晃晃的银元，给五叔去买纸笔。他还买回好多种颜色的玻璃纸给我糊灯。外公教他扎关刀灯，自己一口气又糊了五盏鼓子灯，红的、绿的、黄的、蓝的，一盏盏都挂在廊前。五叔拿着糊好的关刀灯在我面前摆一个姿势，眼睛闭上，把眉心一皱，做出关公的神气。在五彩瑰丽的灯光里，我看见五叔扬扬得意的笑。

提灯会那天下午，天就飘起大雪来。大朵的雪花在空中飞舞，本来是我最喜欢的，可是灯将会被雪花打熄，却使我非常懊丧。外公说：“不要紧，我撑把大伞，你躲在我伞下面只管提，老五就拿火把，火把不怕雪打的。”

外公套上大钉鞋，五叔给我在蚌壳棉鞋外面绑上草鞋，三个人悄悄地从后门出去，到街上追上了提灯队伍。妈妈并不知道，她知道了是绝不许外公与我在这么冷的大雪夜晚在外面跑的。

雪愈下愈大，风就像刀刺似的。我依偎在外公身边，一只手插在他的羊皮裤口袋里，提鼓子灯的手虽然套着手套，仍快冻僵了。五叔在我前面握着火把，眼前一长列的灯笼、火把，照得明晃晃的雪夜都成了粉红色。大家的草鞋在雪地上踩得咯吱咯吱地响。外公的钉鞋插进雪里又提起来，却发出清脆的沙沙声。我吸着冷气，抬头看外公，他的脸和眼睛都发着亮光。

“外公，你冷不冷？”我问他。

“越走越暖和，怎么会冷，你呢？”

“外公不冷，我就不冷。”

“说得对，外公六十八岁都不冷，你还冷？”他把我提灯的手牵过去，我冻僵的手背顿时感到一阵温暖。我快乐地说：“外公，我真喜欢你。”

“我也真喜欢你，可是你长大了要出门读书，别忘了过新年的时候回来陪外公提灯啊。”

“一定的。等我大学毕业挣了大钱，就请四个人抬着你提灯。”

“那我不真成了土地公公啦？”他呵呵地笑了。

提灯队伍穿过热闹的街心，两旁的商店都噼噼啪啪放起鞭炮来。队伍的最前面敲着锣鼓，也有吹箫与拉胡琴的声音，闹哄哄地穿出街道，又向河边走去，火把与红红绿绿的灯光，照在静止的深蓝河水中，岸上与河里两排灯火，弯弯曲曲，摇摇晃晃地向前蠕动着。天空仍飘着朵朵雪花，夜是一片银白色，我幻想着仿佛

走进海龙王的水晶宫里去了。忽然前面一阵骚动，有人大声喊：“不得了，有人掉进河里去了。”

我吃了一惊，一时眼花缭乱。仔细一看，一直走在前面的五叔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我拉着外公着急地说：“怎么办呢？一定是五叔掉进河里去了。”

外公却镇静地说：“不会的，他这么大的人怎么会掉进河里去呢？”

长龙缩短了，火把和灯笼都聚集在一起。在乱糟糟的喊声中，却听见扑通一声，有人跳进河里去。我不由得赶上前去，挤进人丛，看见一个人拖着一个孩子湿淋淋地爬上岸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五叔。他抱着一个比他小不了多少的男孩子，把他交给众人；我抢上一步，捏着五叔冰冷彻骨的双手说：“五叔，你真了不起，你跳得好快啊。”

五叔咧着嘴笑，提灯队的人个个都向他道谢，说他勇敢，肯跳下快结冰的水里去救人。外公拈着胡须连连点头说：“好，你真好，快回去换衣服吧。”

五叔先回去了。外公仍牵我跟着队伍，一直到把菩萨送进了庙里才散。那时将近午夜，雪已经停止了，空气却越来越冷。外公把伞背上沉甸甸的雪抖落了，合上伞，在我的鼓子灯里换上一支长蜡烛。灯光又明亮了起来，照着雪地上我们俩一高一矮的影子，前前后后地摇晃着。提灯的人散去以后，我忽然感到一阵冷清，心里想着最热闹的年快过完了，随便怎样开心的事儿，总归都要过去的。我没精打采地说：“外公，我们快回家吧，妈要惦记了。”

回到家里，看见五叔坐在厨房里的长凳上，叔婆在给他烤湿漉漉的棉袄，妈正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酒给他喝，说是给他去寒气的，这回他可以大模大样地喝酒了。

我连忙问他：“五叔，你怎么有胆子一下就跳进这么冷的水里呢，你本来会溺水吗？”

“只会一点儿。那时我听见喊有人掉下水去了。我呆了一下，忽然觉得前面的火把烧得这么旺，灯笼点得这么亮，这样热闹快乐的时候，怎么可以有人淹死在水里呢？我来不及多想，就扑通一下跳进水去。在水里起初我也很心慌，衣服湿了人就往下沉。可是我想到那个不会溺水的人快淹死了，他一定比我更心慌，我仰起头，看见岸上有那么多灯火，地上又是雪白的一片，我就极力往上看，往亮的地方看，那许多火把和灯光，好像给了我不少力气，我还是把那个人找到，拖上来了。”

“你知道村子里个个都在夸奖你吗？”外公问他。

“我知道，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得出来。”

“那么，把这碗酒慢慢地喝掉，喝得浑身暖暖的，以后别再喝酒了。”外公又端一碗酒给他说。

“我以后不再偷喝酒了，我要做个好人。”

“你本来就是好人嘛，外公说的，肯帮助人的就是好人。”我得意地说。

我的大红鼓子灯还提在手里，妈妈把它接去插在柱子上，又点起一支大红蜡烛，放在桌子正中，照得整个厨房都亮亮的。五叔望着跳跃的烛光，一对细长眼

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转脸对外公说：“外公，我捧着火把跟大家跑的时候，忽然觉得灯真好，亮光真好，它照着人向前跑。照得我心里发出一股暖气，大家都在笑，都那么快乐，所以我也跑，跟着大家一起呐喊。我才知道以前不该躲躲藏藏地做旁人不高兴的事。外公，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外公笑起来满脸的皱纹，外公好高兴，他的眯缝眼里发出了光辉。他摸着胡须说：“好，你说得真好，我要好好给你扎一盏灯，赶着十五提灯去。”

“我也要。”我喊。

“还少得了你的！”

外公叫妈妈找来两块大红薄纺绸，又叫五叔帮他劈竹子，整整忙了两天，他真的扎出两盏玲珑的六角形红纱灯。每个角都有绿丝线穗子垂下来，飘啊飘的，下面还有四只脚，可以提，又可以摆在桌上。原来外公的手艺这么高，他的手一点没有不灵活，以前只是为了赶工，懒得扎就是了。

两盏红纱灯并排儿挂在屋檐下面，照着天井里东一堆西一堆的积雪和台阶下一枝开得非常茂盛的蜡梅花。那梅，在静悄悄中散布出清香。

五叔注视着那灯光说：“明天起，我给你抄《三国演义》。”

“别给我抄《三国演义》了，请老师教你读书吧，读一篇，你就抄一篇，你大哥书房里那么多的书。”

“老师教我读什么书呢？”

“《论语》，那里面道理多极了。”

“《论语》，老师都教我背过了，只是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一句句打比喻解说给你听，你就有兴趣了。”

五叔点点头。

正月初七已过，我的假期满了，必须回到书房里。外公叫五叔陪我一同读书。我们各人一张小书桌，晚上把两盏红纱灯摆在正中长桌上。我虽眼睛望着书本，心里却一直惦记十五的提灯会。五叔经外公一夸奖，书念得比我快，字写得比我好。外公告诉我爸爸，爸爸还不相信呢。

十五提灯会，不用说又是最快乐的一晚。那个被五叔救起的男孩子特地跑来约他一同去。我呢，仍旧牵着外公的手，把美丽的红纱灯提得高高的，向众人炫耀。

提灯会以后，快乐的新年过完了，可是我觉得这一年比往年更快乐，什么原因我却说不出来。是因为外公给我与五叔每人做了一盏漂亮的红纱灯吗，还是因为看五叔在灯下用心抄书，不再抽烟喝酒，不再偷叔婆的钱了呢？

选自琦君《红纱灯》（三民书局，2002）